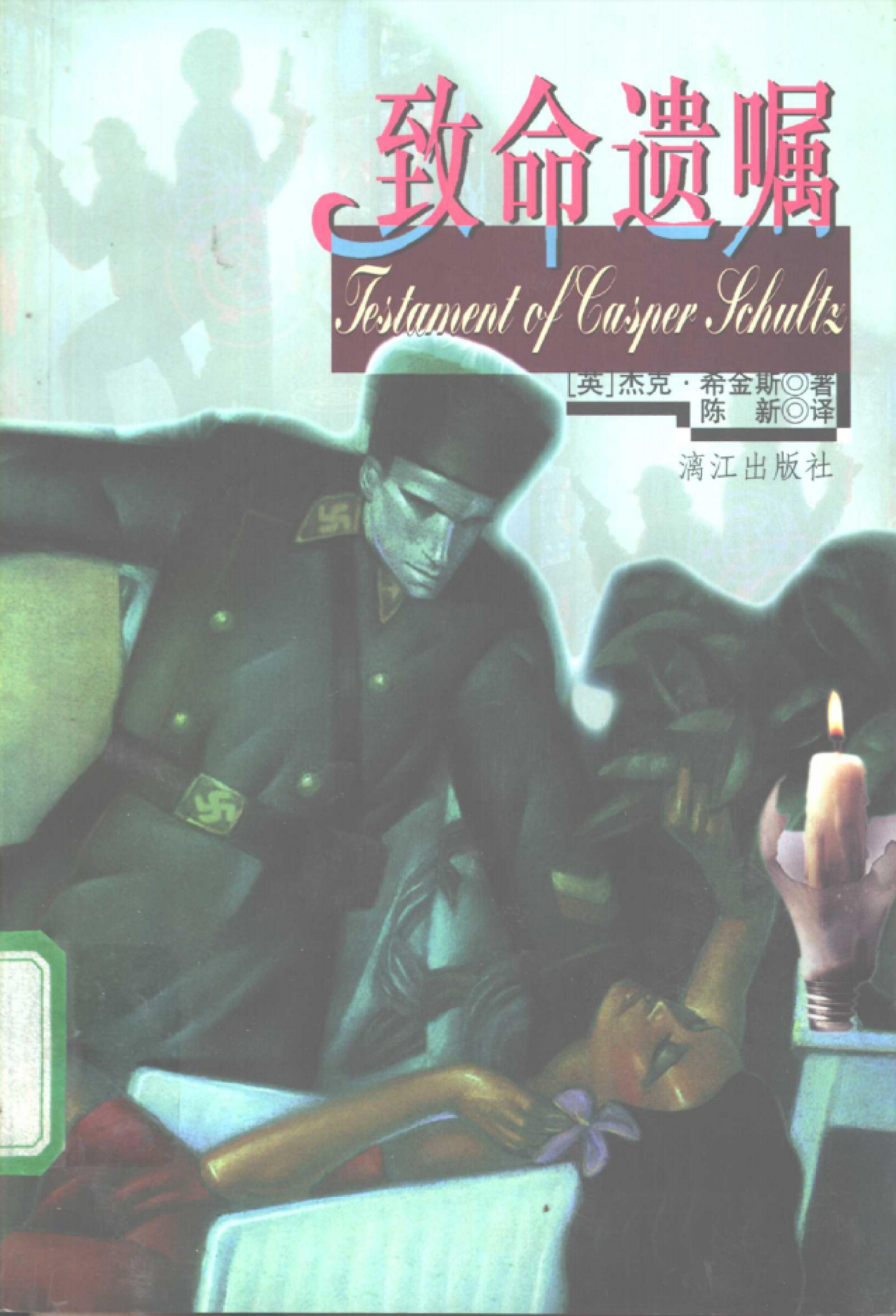


致命遗嘱

Testament of Casper Schultz

[英]杰克·希金斯○著
陈新○译

漓江出版社



组稿编辑◎莫雅平
责任编辑◎黄文魁
封面设计◎石绍康

ISBN 7-5407-2405-6



9 787540 724054 >

ISBN 7-5407-2405-6/I·1454 定价：8.50元

0106223

I561.45
79

致命遗嘱

ZHIMING YIZHU

〔英〕杰克·希金斯 著
陈 新 译

漓江出版社



内容简介

前纳粹高级官员舒尔茨遗留下一部回忆录，书中载有英国某高官在二战时期与希特勒互相勾结的罪行。为此英国情报机构派遣特工查维斯到德国查找该书手稿，而向英国情报机构披露此事的乔治爵士也与之同行。与此同时，以色列地下组织与纳粹地下组织为了追捕或保护纳粹残余，也在千方百计查找这本手稿。查找过程中，查维斯和以色列地下组织的安娜结下了生死与共的爱情。后安娜得到了手稿，结果被纳粹地下组织杀害，手稿亦被销毁。为了消灭法西斯，为了替安娜报仇，查维斯消灭了纳粹地下组织成员，并查清了乔治即是英国某高官的身份；同时也弄清了乔治与纳粹地下组织相互勾结的事实。最后乔治罪有应得，结束了自己可耻的一生。

目 录

第一 章	(3)
第二 章	(17)
第三 章	(29)
第四 章	(42)
第五 章	(56)
第六 章	(67)
第七 章	(77)
第八 章	(87)
第九 章	(98)
第十 章	(114)
第十一 章	(125)
第十二 章	(132)
第十三 章	(145)
第十四 章	(160)
第十五 章	(170)



目 录

第一章	(3)
第二章	(17)
第三章	(29)
第四章	(42)
第五章	(56)
第六章	(67)
第七章	(77)
第八章	(87)
第九章	(98)
第十章	(114)
第十一章	(125)
第十二章	(132)
第十三章	(145)
第十四章	(160)
第十五章	(170)





第一 章

查维斯把头枕在手臂上躺着，仰头看着黑暗中的天花板。他疲乏得很，好久没像这么累过，但是他又不能入睡。他拧亮床头柜上的台灯，伸手去取香烟。当他刚划亮火柴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他立刻抓起听筒，一个女人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其声音冷漠，毫无柔情：“你是保罗吗？”

他坐直身子，靠在枕头上：“你是谁？”

“琼·弗雷泽。三小时之前，你乘机从希腊抵达伦敦机场，为什么你不来报到？”

“急什么？”查维斯说，“昨天我在阿森斯^①就已做了汇报，定好于明天早晨和局长见面。”

“你应该现在来见他，”琼·弗雷泽说，“最好抓紧时间。自从你乘的那班飞机抵达后，他一直在等你。”

查维斯皱起了眉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希腊干

① 地名，属美国。

· 4 · 致命遗嘱

了两个月刚刚回来，这段时光过得并不愉快。如果没什么事的话，请赋予我睡一夜的权利吧。”

“你真会说话，差点说动了我的心，”她平静地对他说，“好啦，现在就请你像个乖孩子一样地穿好衣服，我马上派车来接你。”

她挂上了电话。他轻声地骂了一句，掀开了被单。他套上一条短裤，光着脚朝洗澡间走去。

他的双眼因为缺乏睡眠显得红红的，口中也发出一种怪味。他用一只玻璃杯接满了水，慢慢地喝着，他尽力让头脑保持清醒。然后，他又用冷水迅速地洗着头和上身。

他一边用干浴巾擦着身子，一边在镜中审视着自己的脸。双眼下有两道黑圈，和他法国籍父亲一样的高高颧骨上的皮肤因为疲劳而显露出淡淡的皱纹。

这是一张英俊的脸，既像一个贵族，也像一个学者，只是左肩上的那块丑陋的皱起的老伤疤显得很不协调，很不相称。

他用手指摸了一下那块枪伤，然后叹了口气。“天哪，你成了这个模样。”他轻声说道，此时，镜中的脸上浮起了非常自然的迷人的笑容，这笑容是他最重要的本钱之一。

他用手摸了摸下巴，胡须已有两天没剃了，他决定不刮，于是他又返回卧室。就在他穿衣服时，雨点就像幽灵的手指一样敲打着窗户，十分钟后，他穿上一件老式军用胶布雨衣离开了住所。

他走出大门，汽车已在台阶下面等他。他钻进车内，坐在驾驶员旁边。汽车驶过空旷无人、大雨滂沱的街面，他一

声不吭地坐着，愁眉不展地盯着黑夜。

他十分疲乏。长期以来，他提着一只皮箱从一个国家旅行到另一个国家，碰到什么样的人说什么话，他必须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而自己必须时时变换身份，这样的生活太累了。这是五年来他第一次产生了洗手不干的想法，然而，当汽车拐了个弯驶进圣约翰·伍德大街上那幢熟悉的房子大门时，他内疚地笑了一下，迅速打发走了这种思想。

汽车在前门处戛然而止，他跳下车，没和司机打招呼便登上了台阶。他揿了一下那块闪亮铜牌旁的电铃，然后等待着。铜牌上刻着几个大字：布朗进出口公司。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穿着蓝哔叽西装的高个子灰色皮肤男人站在门的一侧，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欢迎您回来，查维斯先生。”

查维斯咧开嘴笑起来，当查维斯从他身边走过时，在他肩上轻轻捶了一下：“看来你很友好，乔。”

他踏上英国摄政时期的曲形楼梯，穿过铺着厚厚地毯的长廊，唯一的声响就是发自无线电房那发电机所发出的轻微而连续的嗡嗡声。他从无线电房门口经过，又上了两级台阶，来到另一个走廊，这里死一般地静寂，他走到长廊顶端，推开一扇漆成白色的大门，走了进去。

屋子不大，陈设也很简单，拐角处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台打字机和几部电话。琼·弗雷泽正弯腰在公文柜里找着什么，此时她抬起头来，她那圆圆的机灵的脸蛋上露出微笑。她用一只手取下眼镜，眉头自然蹙起：“你如此不修边幅。”

· 6 · 致命遗嘱

查维斯咧嘴笑了：“早晨这个时候我通常是这样。”

她穿着一件平纹白衬衫和一条能显示出她那丰满臀部轮廓的花呢裙，做工并不讲究。他用赞许和满意的眼光看着她走到办公桌前坐了下来。

他在桌边坐下，自己从放在桌上的一包烟里取出一支香烟。他点燃香烟，满意地喷出一股烟雾：“说说看，发生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局长头脑里想的问题重要到连一个小时也不能等待？”

她耸了耸肩：“为什么你不去问他本人？他在里面等着你呢。”

他略微皱起眉头：“又一项任务？”

她点了点头：“我想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查维斯轻声骂了一句，然后站起身：“他是不是认为我是铁——打的？”他不等对方回答，便走向里面的一扇门，推开它走了进去。

屋里光线昏暗，唯一的光源就是那盏立于窗旁桌上的罩有灯罩的台灯。局长正在审读一摞打字文件，此时他迅速抬起头，微微皱起了眉，很快他的脸上浮出笑容，他的手向一张椅子挥了一下说：“原来他们还是设法最后找到了你，保罗。坐下，和我谈谈希腊的情况。”

查维斯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把帽子向脑后推了推：“你难道没收到我从阿森斯大使馆发回的密码报告？”

局长点了点头：“我昨天收到它时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一下，总的印象我是满意的。发现什么线索了吗？”

查维斯耸耸肩：“发现了一两个。你对斯基罗斯的预感

是正确的，他是一个双重间谍，在过去四年中，他一直在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他们必须等很久才能得到他的下次报告。”

局长从银制烟盒里抽出一支烟，若有所思地点燃了它。“你是怎样干这事的？”

“我跟踪他到了莱斯波斯，”查维斯回答，“他去那儿度假，做潜游运动，不幸的是，一天下午他在潜游时，所携带的水肺出了故障，等到人们把他救上岸来，时间已经太晚了。”

局长叹了口气：“太不幸了。”

查维斯向桌子倾过身体：“好，我已经讲述了这个案子的主要情况，现在我想可以回去睡觉了。”他站起来向窗户走去，“我感到自己仿佛一个月没有睡觉似的。”他站在窗边，盯着窗外的雨看了一会儿，然后迅速转过身子，“坦率地说，我在来这儿的路上思索不再干这种差事了。”

局长惊讶地抬起头：“你想回大学讲课吗？”他摇了摇头，“不可能，保罗。你是我选中的最有才干的特工。过些日子，你将会代替我坐在这张桌旁。”

“但愿我能活到那个时候。”查维斯酸溜溜地说。

局长指着椅子说道：“来吧，坐下再抽一支烟。当你完成一项任务，特别是在你杀死某个人时，你总会有这样的感觉。你所需要的是休息一段时间。”

“然而结果怎样呢？”查维斯问道，“上帝作证，我赢得了一次假期，可是去年我出生入死忙了整整一年。”

“我知道，保罗，我知道，”局长安慰他说，“下一个任务完成后，我保证让你好好休息一下。”

查维斯气愤地从窗旁转过身子：“请问，局里是不是只雇了我一个特工？不是还有威尔逊和拉科斯塔吗？”

局长摇了摇头。“上个月我派威尔逊去了安卡拉^①！他到达那儿的第二天就失踪了，我想我们不得不把他的名字划掉。”

“那么拉科斯塔呢？”

“他在古巴执行任务中精神失常，我把他送回家疗养了半年。”

局长叹了口气：“今天早晨我接到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报告，坦率地说，消息不太妙。我想我们今后不能再使用拉科斯塔了。”

查维斯慢慢地走向那张椅子，无力地坐下。局长递过烟盒，他自己取出一支，用那只不颤抖的手点燃了香烟。过了一会儿，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好吧，我妥协了，你最好把情况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局长站起来：“我早就知道你会被我说服的，保罗。请不要多虑，你会很快得到这个假期的，这个案子最多花你两三个星期的时间。”

“我马上去哪儿？”查维斯开门见山地问。

“西德！”局长向窗户走去，头也不回地说，“你了解卡斯珀·舒尔茨这个人吗？”

查维斯皱起眉头：“纳粹的一个高级官员，在俄国人打进柏林后，他可能死于最后战斗中。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

① 土耳其首都。

不是没有和希特勒及博尔曼呆在那个地堡里吗？”

局长转过身点了点头：“这点我们可以肯定。据情报人员最后报告，他当时乘坐一辆坦克想从柏林突围，至于后来结果到底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从未找到他的尸体。”

查维斯耸了耸肩：“这一点不奇怪，当俄国人打进柏林后，许多人在混战中死去了。”

局长回到办公桌旁坐下：“关于舒尔茨时常出现一些不明确的传言，其中一则谣传说他住在阿根廷，另一则谣传说他在爱尔兰经营农场。我们仔细而认真地调查了这些传说，可是结果证明它们都没有根据。”

查维斯的心中涌起了一阵激动，但他没有表现出来，只是将身子坐直了些：“这么说你现在又得到了一份报告？这次的报告要比以前的更切合实际，是这样吗？”

局长点点头：“你认识乔治·哈维爵士吗？”

查维斯微微皱起眉头：“在大战时期，他不是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联合政府情报部长吗？”

“就是他，”局长回答，“战后，他退出了政界，将精力全部集中在自己的生意上。昨天，他来到外交部讲述了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外交大臣将他直接介绍到我这儿来。我想请你听听他所说的内容。”

他揿了两下桌上的蜂音器，很快，门开了，琼领着一个六十岁出头的高个子、灰皮肤男人走进来，然后她走出去，在身后轻轻地带上门。局长站了起来：“来吧，乔治爵士，我想让你见一下保罗·查维斯，就是我先前向你介绍过的那

个年轻人。”

查维斯站起身，他们握了握手。乔治·哈维爵士显然保养得很好，他握手很有力，脸呈棕褐色，那修剪整齐的胡须显出他有点军人风度。

他愉快地微笑了一下，然后坐了下来：“我听到过一些赞美你的故事，查维斯先生。”

查维斯咧嘴笑着，给对方递过一支烟：“我很走运。”

乔治爵士接过香烟，再次微笑着说：“你的工作需要运气，我的朋友。”

局长擦亮火柴，双手呈杯状罩着火柴，向爵士递过去：“你能不能把刚才告诉我的情况再对查维斯详细地说一说，乔治爵士？”

乔治爵士点了点头，仰靠在椅背上。他略微朝查维斯侧转身子：“查维斯先生，我在许多地方投了股，其中我在一家无名的出版社投了巨额股份。昨天早晨，出版社的副社长来见我，并带来了一封令人吃惊的信。他和他的董事会成员都感到应该尽快将信交给外交大臣，因为他们知道我和外交大臣有私交，于是他们请我来处理这件事。”

“这封信是谁写的？”查维斯问。

“一个叫汉斯·马勒的德国人，”乔治爵士告诉他，“这个人在信中声称，卡斯珀·舒尔茨还活着。他说，舒尔茨在葡萄牙生活到一九五五年，然后回到德国，一直用假名秘密地生活着。”

“但是，他需要出版公司做什么呢？”查维斯问道。

“我正要说这个问题，”乔治爵士告诉他，“如果这封信

上所说的是真的，那么，卡斯珀·舒尔茨已写好了他的回忆录，并想让它出版。”

“用马勒作为中间人？”查维斯问，“不过，为什么他不去找一个德国出版商？我认为，这样的书在德国出版发行要比在英国更加轰动。”

“显然，马勒这样做了，”乔治爵士说，“遗憾的是，他选错了出版商。他写了一封同样的信给了几家德国出版商，几个小时后，纳粹地下组织就紧紧跟上了他。据马勒所说，舒尔茨用一种赤裸裸的写作手法描写了德国的许多人，这些人直到现在为止还总是被认为从未真正支持过希特勒。这些都是身居要职的人，我可以这么说。他甚至写到了在英国的纳粹支持者，其中一章专门写了一个人，这个人在一九四〇年德国即将入侵英国时秘密配合纳粹的行动，就像卖国贼吉斯林^①一样。”

查维斯轻声打了个哨音：“他在这封信中有没有提及这些人的名字？”

乔治爵士摇了摇头：“没有，他只是声称，他有这样一份手稿，手稿由舒尔茨本人所写——当然这一点是可以核实清楚的——而且只有一个副本。不必说，他所要求的钱数是相当大的。”

“这点是肯定的，”查维斯说，“不知道这个可怜的傻瓜是不是知道，他带的那份手稿是一颗定时炸弹。”他转身面

^① 挪威法西斯魁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勾结德国法西斯，出卖祖国，成为纳粹侵占后的傀儡政权的头子。

向局长，“我已有近三年时间没在德国执行过任务了，现在那儿的纳粹组织有多强大？”

“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局长回答，“自从德国政府在路德维希堡成立‘侦察战犯办公室’以来，他们和纳粹地下组织的智战就没有停止过。前纳粹德国党卫队的高级官员设法打进了警察内部，所以，纳粹情报机构向一些已经暴露、即将被捕的前党卫队军官传递了情报，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有机会逃到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但是仍有许多纳粹分子留在警察部门，窃据着高官要职。”

“这是毋庸争辩的事实，他们暗藏在政府和显赫部门里。”局长开怀大笑起来，“当马勒写信给那家德国出版公司后吃了苦头，他才明白这个道理。”

“他有没有提及那家公司的名字？”

局长摇摇头：“他连自己的地址也没说，他只是说通过电话联系。”

“通过电话联系？”

局长点点头：“就像他所说的一样，昨晚六点整他打来了电话，出版社的那个副社长接的电话，他对马勒说，他们对手稿很感兴趣，并专门派公司的一名董事安排和他见面。”

“我想，那个董事就是我。”

“完全正确！”局长说，“我要求你乘坐下午的船去荷兰